

景
文
集



歸文集卷四十六

宋

宋

祁

撰



記

壽州風俗記

案祁知壽州在慶歷元年記作于次年

壽州古揚州之偏本治壽春于天文直星紀春秋世名
蓼六者後為楚所并及戰國楚卒徙都更曰郢秦號九
江郡項氏始為國王其愛將英布漢名淮南以封子厲
王國除復為郡三國時南切吳魏以為邊號淮南郡江
左北拒胡晉以為邊號南豫州逮齊梁嘗宿戍防魏周

爲揚州隋唐爲今名或爲壽春郡唐季僞吳盜據茲地
私號清淮軍後唐僑置忠正軍節度周世宗克淮南遷
治潁之下蔡因以下蔡節度領自正陽撤浮析屬之州
南夾隄樹譙遂爲勝鎮真宗泊上之在藩也又啟封焉
美名華趾故爲淮南第一縣曰下蔡曰壽春曰霍丘曰
安豐曰六安地橫狹而縱脩東抵濠百里旁值廬百里
而羸南距舒五百里斜觸光三百五十里而近西歷潁
五十里北抵亳百有二十里近者在舍隅負宿三十里
而易籍戶主客九萬有畸生齒倍之賦租以斛計者歲

二十萬以緡者四之一約兩計者三十萬匹端者八之
一沿賦雜訂上千百計故輸入都內壽爲多土塗泥田
下下筭之禹書二男五女畜宜鳥獸職之周官家巫史
重淫祀性躁氣果紀之史志諗于方俗逮今猶然厥貢
三種惟棊米魚魚爲大官盛味茗場凡三曰開順麻步
霍山歲權無慮三萬鈞坐居行齎率千金以算其利不
貲民又時時盜賣吏緩之則輕犯法急之則窮爲椎埋
株送噍類不容獄故掌理者分院左右乃勝其煩鎮山
曰八公大別霍霍爲嶽帝下嗣八公往往得金詫曰劉

安所遺由霍而外靡嶧岑羅迤麓崇岡奔沓相聯猶肱
臂然材章竹簡刊伐蓄翳連千柎而下衍給旁郡食夥
產茂四方游惰多隱處焉搏掩痕鬪輕死亡命故候邏
者常以逮捕爲負其川曰淝潁洛淝豐率淝而往谿澮
汧糜汧渠漈淳浸灌相交如膺脈然卒皆入于淮淮行
六百二十里而東洲隈頗產蠙珠民亦取之雖得不償
所費其大陂曰芍古嘗漑百萬畝淝水注焉漢置陂官
歲廡月淤吏不能治今裁漑五十萬畝寶隄爲三十六
門均出與入各有後先自芍而下時庸鍾潦醜而洩之

不能以名達者又數十處當旱而霖訖無凶年稻粢甘
精南方之冠下則芡芰蒲菱擱留魚鱉亦無飢人越紵
縑絲金鐵匏革會南北之交市率征之葦泉四千萬酒
數千釀分肆開壚幹八千萬漕鹽六萬石直十千萬故
其俗侈伙剽輕些惰相夸農與賈參迭爲并兼少師儒
不甚官學亦利使然也務叢法弛守亟遷吏頗怵爲奸
欺自天聖初元訖茲二十歲凡易守者二十一旁緣舊
新抗敝科禁斷簿辟名賦謝交臂稽故潰紛恬不爲嫌
非長人皆不能吏獨資惡政使然也嗚呼害吾治者果

在官數易歟龍集辛巳予以病自乞實來此邦越明年病稍愈因得推畧舊聞狷驗今事而著之篇以示後人噫予誠蠢愚上若不忍加誅使治壽也及三年可使知教與夫傳遽聞人則爲之猶賢乎已慶歷二年夏五月哀次

秀州重修鼓角樓記

景祐元年夏四月嘉興郡新作臺門書時且言功也越翌日掾屬邦人從二千石南陽葉君道卿陟降而達觀之醜酒大會以修釁禮成率顛牆進願以更張經始及

悅以使成勿亟之能咨春秋之徒善叙其狀發聞馨香與石皆泐君抑不止乃繪圖以諭予且俾列其崖畧秀故蘇屬邑也錢氏王二泐欲侈地以自張始建爲州國朝因焉然而饒漕走集貨貴遷引事叢政厖地劇官勤一都會之不若也先是寺者本于霸朝因時之汙以陋自恃嚴扉弗閱液材將壓後之長人者姑重改作苟完僅庇而已歲直癸酉今上躬攬威柄用甘露黃龍故事高選牧守嘉靖方國于是太守九江龐君醇之以治有異等入視行馬內事而以君代之君因其化條遂用不

變居者弗擾流者自占已日乃孚卒歲大穰如銷金揉木無時月之累以仁繼賢故也初龐君旣以郡儀不稱而懷必葺之慮且憚傷財而勤民也因上言郡有樵瘡斥賈千緡願權奇贏將助興作實被可報未克傷工君之至則檢結故符以成龐志揆日力計徒庸易彼將壞成我大壯乃廣麗譙以冠牙門乃挾修宇以華游觀飛軒旁注夷道在下其內則大敞重扇夾植綺蘭層厦纏連雙廡翼張廣豁靜深乃至于黃堂其制大可以重威其度高可以臨下閒民窮隸于是乎督之故夫家不煩

羨材積草于是乎用之故虞衡不勞役興仲冬跨三時而畢初樵賈不足以償費又出庫錢續之率用三百萬樓成及左右宇若干楹內屏聯屬若干楹有因有創如君之素儲鼓角于樓以節曉昏列棨幡于屏以雄矩儀管籥常于斯憲令常于斯開闔有宜誰何有禁入騎不踞出車不擊千甲奔走四隣表則議者謂斯舉也不專于詩之攷室禮之修鍵所以備邦制而虔君命變則通通則久焉噫以道卿之敏秀而文洵直而方由諸生取峻科入道山籍治朝其所履踐皆沛如桑林鏗若黃鍾

舍章慮善以先王國今又與輪奐于官下樹藝極于吏師導物忠厚洗人愁嘆陟狀此功爲東南第一號君子者故不器歟昔漢武帝時惟董仲舒公孫宏倪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以經術緣飾吏事後孫與倪皆至三公則醇之之居于前道卿之繼于後今日之政異時之仕合儒林循吏而兼得之爲天子所器可前知矣予洎伯氏與道卿聯仕牒竝直慮知之也深姑因落成之日遂推雅行之美且塞秀人之勤請云謹記

山東德州重修鼓角樓記

明道元年清河張君以尚書曹員外佩二千石印綬來莅州事君之下車也以縣官詔書慰安元元事無尤違獄無煩類吏不諉官軍不怨農曩之捐瘠富而教嚮之愁嘆歌且舞五月報成邠人宜之于是攷前守之遺慮興公家之長利細大貫行各有後先惟時州門因陋且久風雨弛其桴棟塵壒漶其丹堊衆謀不輯憚于改爲君喟曰吏民之師也居處位者所宜有制況四邦結轍萬夫屬目禮容不稱其謂我何姑欲因舊謀新焜照蕃屏豐不至侈則統上之尊儉不至偪則容下之羞日以

成心發以知智乃侔而圖上下協從長度員程無慮役
要材取羨木力課冗兵增庠以崇易朽以堅桓柱林植
長梁虹亘限以重局列牖翼以飛闌曲楯卽之奐如望
之翬如其板言言其厦耽耽層光晝激虛景夜熠邪繚
睨牆下敞嚴扉僞工樂勸悉如其素揭州榜于前庶仍
舊常也列鼓角于中楹雄聲氣也州人駭觀家僚奔走
乃大和會從君落成中飲紀綱賀且稱曰在周建侯有
都在漢置守有兵今之爲州咸統軍事故飾軒城峩脩
曲沿臺門之遺象奏鳴鐘譟鼙鼓本司馬之成法況我

邦北控戎索上直天街財雄地劇爲千里表率而巋然
譙觀久不能興數闔枚過爲諸侯笑逮君之至更張勿
亟人鮮克舉遂優爲之旣麗且雄我君攸濟君乎永年
其增如陣君且受福其積如茨未幾天子修復舊章卽
拜君本路詳刑使者掾屬鬱陶詠嘆僉謂成功不可以
不紀以僕職在東觀悉哀沿改之勩願刻金石盡信其
傳謹按君爲州之明年營新樓役且百人興正月止四
月樓成東西八筵有奇南北三丈而贏雉堞高顯率皆
稱是謹始以書時褒君以不名用古陽秋之法也後二

年記成甫刊勒云謹記

壽州重修浮橋記

壽有大桁昔在正陽造舟相街道北趨南在周世宗克
伐僞吳桁移下蔡實濟師徒壽破之年州亦北遷夾淮
而城橋亘其間於顯是州民穰貨豐穀擊蹶奔日月其
僮長纜蜒蜿以鑠大艦自溫來竹以斬輪官列戍徒
晝護夜呵一日而闕則留于行慶歷之元予來守藩庀
司息營橋敝不完版罅枘脫陷落是虞客馬頓鞅民乘
徐驅予咨于寮按索舊章檄發庫錢布材六安下令于

冬材集以春百桴盤盤泛溜而臻是鋸是斤疏爲千章
密貫繳聯壓柞扶持舟牢索堅坦爲夷塗虹亘蛇申川
怪畏潛旅行相歡無念阻艱波搖瀨春脆日焦風不能
爲損吾新厥功先時邏兵纒數十人老疲瘠情不克徼
巡予視臺符滿百爲率敕吏如律事焉肅給榜成舉觴
徧勞屬官匪予之力實惟衆勤清淮湯湯斯梁與存嗣
葺不忘以諭後人明年後九月乃刻記于石

泗州重修水竇廳記

景祐二年泗上守清河張君繕防成城旣彌水患部刺

史交章言狀治在異等帝庸嘉之榮勞增秩未幾又以
江南漕使之節畀卽受焉駢牡焜煌改轍而東泗人鬱
陶以嘆僉謂君有大造于我邦式克還定鉅功細役咸
有方畧粲焉可紀雖嚮之建臺門增治署集賢南陽葉
君道卿前述其概聯長隄捍怒流尚書外郎武功蘇君
儀甫嗣褒其最璿刻相望驛聲無窮而水竇牕惟新底
績忽而不記則後之人無以知君精心長利推行彌密
者已乃咨余求文以信其傳州內舊有支渠受水流惡
股引回注放于外隍穴墉爲空植木如櫺內水方淹則

導焉以恣其出外水或暴則築焉以遏其入由是無麴
窮之困無重隄之疾元年淮汴合漲齧隄傳乘四竇之
久敞入墊區舍君舉筴執扑親督其役培薄增庠僅勝
厥災及水復舊道君曰吾知防禦之要矣明年遂議改
作撤壤之朽易甃之苦規以墨文臬其高下更鑿石千
枚代木作櫺并固竇門運甃十六萬以護溝泐課員二
十六以總役要月再泐而功告成由是視泚無阻流涉
遠無停滌矣其夏水復汎溢幾高民屋而新隄蟠如新
竇呀如三老序長或持一秉菅焉或操一簣土焉據堅

室安守有餘壯水留十二日而去民皆按堵有備故也
禮仲春達溝渠利隄防以時儆人思召公之風愛所憩
之棠春秋有所褒者其文繁而不殺若張君補弊圖久
克勤小物合乎禮之時儆邦人受君之賜不忘刊美訂
乎詩之愛樹是美也由君以勤民得之異乎人之求之
也予敢不申二君之餘詠哀傭工之織悉用春秋不殺
之義乎噫繼而共治者嘉作實之勞勿替而引之可也
明年爲記乃刊石云

許州長葛縣尉廳壁記

甚盛德之世宵人不能不爲盜盜之發椎埋搏掩間不
逞亂齊民事微敵脆郡縣可捕尉之所由置也郡有縣
縣別一員煩之以使驗其能薄之以康嘗其廉迫之以
患觀其畧尉之所由選也當選之之慎達置之之本惟
才且邵者能之安定胡君穆侯其人已陪京之南許大
而雄三輔事穰五方俗雜長葛之邑連薨數萬室宿兵
十九營民狡而貪法抗且儆富者易于訟而貧者輕爲
盜擷邏日尋萃淵不衰君之來也狹私而泰于公急吏
而舒于民獎勤而勉其惰延見耆老問以次苦于是良

農得職疲民懋力銖兩之奸無所容囊橐之擅無所私
主名區處發而輒得闔境閒閒易懼以安里長休于閭
游徼偃于亭一年而畏二年而愛三年而思其所以感
動人心者從可知矣先是君之來也舊邑卜遷官罔暇
給尉之位署經始新邦君祇具簡書檢以藝極一簣土
一秉杆不賦于民悉仰于官撤舊屋圖新構乃敞斯庭
噲而崇乃安斯寢熠而容翼其廡以處吏謹其庫以藏
甲茲成之日人不知勞春秋之徒善則書不善亦書所
以與正而譏失也若君屬役之夥乘政之涼由小官圖

遠績承上不諂撫下不攜可謂因其時而善于職矣此
而不紀爲能者何且會君之見容是用列其行書之屋
壁旣不能紀遠登此堂者願自胡君始焉

凝碧堂記

會稽謝炳宗作尉之明年創于室于署南榜曰凝碧託
始焉且志地也堂之大畧聞炳宗之言予能紀之陽廡
憑高則羣峯橫維晨霏暝霞從日蔽虧周阿溯遠則畦
瀛環瀉雲漪雪瀨與天上下鷓鴣啼呼鱸鯉險隅萑葭
沿緣于涯涘檉楊漫衍于洲步野翠不歸水煙自留此

其因天以獲勝也春英既蕃丹紫相妍則薄采乎戶外
秋條既腓檇籟相悲則屬聽乎坐右或冷颼晝泛或陰
暉夜流炳宗于是挈勝矜簪良朋壺觴侑前有核旅右
曠望吟嘯軒然謝客中休天倪外忘世纓一樹一草皆
可攀藉此因人以獲勝也天勝者不營而成人勝者有
待而名使二勝交相濟非智且材孰兼得之由堂而觀
炳宗之爲則智且材果不得讓已炳宗再上書闕下位
不亢奮而剛健自強之蘊無所發舒故寓見乎觀游與
乍之間予知異時立功猶今茲之目巧也其面勢纖悉

猶有諸公之詩索言之時寶元二年後十二月爲記

重修彭祖燕子二樓記

景祐二年丞相隴西公以大司寇殿徐方瑞節兵璋東
雄諸侯公旣來戾而三老者艾更相慶告昔公初儀實
監我州階是而往遂勤王室寅亮謨明辰階以平距三
十年揭來作屏人所天我且二之噢咻保障邦人攸
宜願相約勅無拂公慮俾公陽休克熾而適于是闔境
聞風薰然交籲吏肅于局師和于屯政成事輯西驛騰
報公曰官責舒矣姑逸無勞乃達觀暑居寢眺城隅歸

焉二樓聯冠州雉直良陬者曰彭祖占坎方者曰燕子
間所容度凡百步而羸厥初僨功因樸成隘丹雘歲逝
澆而不鮮公弭節久之心陋其制若曰此焉憚改是春
秋無以衍吾屬而望吾氣焉指定于頤揆日丕作崇庠
撤敞化爲高明收虞衡之羨材賈隸徒之羣力增增胥
觀弗勤弗亟迭與新偕來爾乃陽榮南舒負爲
虛楹則席焉可表丈陰軒北敞環爲飛檻則目焉可眺
遠遡空蟠高快媚異儀由左而右厥制如一近之則泗
汴二流素波相受趨浥激堆汨滴齋淪之奇呈露于庶

下遠之則黃楚衆山翠嶺爭長舒霞逗景合脊奔騰之
狀進列于階次臺風徐生棟雲自逝萬妍紛至一瞬可
悉然而丞相落成于斯合飲于斯又有屬焉覽乎鮮原
則農之窳勤是詢俯乎囂閭則工之苦良是察間旅籩
豆則賓之威儀是式延玩草樹則土之腴瘠是啓至于
良辰賞心發幽儲粹憑矚虛次坐陶天倪可以適涼溫
寧支體者公不專焉徐人是以知公之光輔二君昭明
顯庸者推是心而已矣則又謀曰公之忠利仁愛及物
也深一曰趣舍人裝辦入毗天子則所憩所爰尚將愛

而歌之況麗譙改爲胡可弗紀明年幕府哀狀屬史官以索文謹按樓之賦名尚矣或以地或以事公卽而用之紀方言而著實也面勢所審衡從所底仍初者畧而不書惟是牆屋之完棟宇之壯役靡淹時令出于來可
以足言貽後者則詩之革而飛者歟禮之發而智者歟

安州景福寺重修鐘樓記

聞夫世雄撫運親列衆德之本故員實之相形焉能仁宗滅載昭夜景之鑿故像末之教興焉若乃大事之緣由應感而出現無邊之衆習蒙薰而歸向宅寶坊之勢

勝當導師之提唱撤舊以更始惟新而是圖堂堂厥謀鮮哉希矣是郡也踞申息之孔道掩荆漢之奧殖祀無淫昏之鬼俗躋仁壽之域漢網疏而不犯堯民比而可封欽奉珍祠樂聞真諦赤髭之侶若稻竹而沓臻堅材之施譬輪輅而繼作聰神由是來舍紺宇于焉纏屬卽景福寺今爲郡之大招提也面通莊之四達壓城闔之
一面綿寶勢以盤踞抗飛榮而靜深煙霓上迴龍天拱衛且近西偏以建靜塔直東位以創層基引千鈞之洪鐘締百尋之彫閣營繕雖廣制度未隆祥符末禩洪霖

繼臻客土彌惡屋瓦斯墜譬誤昆陽之飛隆棟旣顛幾
同大過之橈子產懷將仆之懼叔孫乖必葺之謀誰其
興之則智元法師其人也惟師雅志勇猛深衷懇到願
層構之將壞懼清衆之闕警聿興旦旦之誓前諭兢兢
之徒大願躋格至誠充洽于是徧詣豪舉旁詢耆德周
求畝首之富下逮賈區之微濬發一言膏廡千里羣心
率顛譬取懷而不疵喜捨相先同在陰而皆和涓日旣
吉選工旣良壞材四湊踰千章之多密石載礮盡一拳
之介郢斤投地巧無蠅翼之傷睢杵節音雜若魚鱗之

襲晉臣之斃皆運漢帝之陶在茲因其曩基煥以新構
鳩僝不已妙勤咸盡起敦牂之始歲逮涪灘之有秋功
惟告成事不愆素爾其層檐錯繡飛宇凌虛逸倒景而
上千負陰虬而叢倚行月納題而徐邁流星奔闥而下
視鏤文木以裁檻鏘裹金而綴鈴朝瞰麗乎髹彤晴煙
生乎縹碧黑白仰止厘三休而後至殿閣交映悅諸天
而一同輪焉奐焉不可殫述者已先是樓之改造也遷
鐘于別所至是撫萬楹之高宇陳兩欒之茂器峭格挺
立猛篴肅施屬鼻之形虛中而達逾速春容之韻居高

而聽彌遠叩大叩小警晨暮于六時不輟不礙助聲聞
于三昧固以輝映神壤覺悟含靈維霜乳之相鳴應洛
銅而顯發惡魔屏去寂默而成道場檀施維成音聲以
爲佛事由茲利益其可誣哉若夫靡初克終詩之所貴
也樂成慮始史之甚憚也有若元師挺精一之志當體
大之業指白水以示信注黃金而不昏百舍載馳靡辭
于重趼一簣斯進乃至于成山輓織芥以相投斬縲絲
而靡績可謂有初而慮始矣日月之所遷引毫釐之所
衷合斯千之百堵皆作靈臺定不日告成儼名輦而若

翔屹華鯨而斯叩由積累以成大俾勝利之現前可謂
克終而樂成矣不如是者棄井九仞難免孟軻之譏作
舍三年或抵漢人之誚宜乎圖不朽之績續無量之壽
宣六種以震動爲三有之歸投使夫登是樓者知化城
之所及之非遙衍法之輪轉而不廢聞是鐘者知金之
出續無復重爲聲之度垣何可有礙靈心發于欣助諸
方極其讚歎故當刻鏤螭琰焜耀雞園珍地則金配魯
靈而長在大音震物與仙石以同漸而予潤事靡工落
新無取挾涸流而甫爾恐綺語以自貽非敢傳之方來

聊用謹其歲月云爾

放生池記

古者土蠶發斂人于是講爪留作蠶蕘以供祀事水蟲孕澤虞于是禁鯤魴弋竿累以廣孳育中孚先豚魚之吉風人美鱮鯊之多太平之世則取之有時四靈爲畜則用而不浚鳥獸咸若草木允殖而萬物莫不衆矣大江之南水物惟錯汗庠鍾美雲雨興利民就蒲羸取蟲蜺蜚蠊之捕日繁鰕鮑之釣家至禁令寔玩川縵中貧聖上初元之二年詔立放生池于郡國先是州城邪界

稽水彌望鱗品聳聳芘實紛駢沆漭淡澹齋淪深如過風無損叩浦茲大挺义沈餌此焉攸處由是守臣下教林鱖謹職盡籍其地斥而營之隅立桓柱連亘籩落深極九仞廣袤百弓時梁罔施數罟不入乘秋水兩厓之至殆鯢桓丸名之淵植物斯生動物斯止有頒其首有莘其尾圉圉亟縱無子產校人之欺漉漉出游全莊生濠上之樂若夫大道宰世自見而推隱至仁根心因細而形大愛乎萬物乃譬于芻狗憫其死肆何擇于牛羊未有遠孚潛物而近遺吾民重惜物生而輕用邦力是

薪輿不煩秋毫之察折枝有異挾山之爲者矣上聖之
旨豈不深哉與其童山林暴天物魯侯泗淵之濫斷罟
致言武皇滄海之徂巨魚不出叵同年而記已僕親逢
聖旦復耳清詔詎銜吾黨斐然之作姑贊有虞好生之
德云爾時年月記
衡山福嚴禪院二泉記

陳有大士曰慧思得佛法要始倡而南乃舍峒嶺之墟
圖揆厥居黑白其徒褰裳景從山阿土厚汲以勤苦師
曰吾當食此神必我相引仗刺地靈液仰流滄滴滲漉

更料競注樵焉熱惱盪爲清涼久之大比丘衆陰計曰
有生濯澣庸可以已俄有猛獸導師踰嶺攫崖哮闕檻
泉隨之由是華清交蟠內周外給禪和便安道風流行
乃宇爲大蘭若師已寂滅其徒神之因名二泉曰卓錫
曰虎跑所以震顯冥符收攝信源者惟卓錫距堂下深
之十扶其廣八之五淳而不流凡瀹者烹者飪者茗者
取焉香以甘故也虎跑直寺西廣之五咫其深四之三
浚而爲沱剝木函溜行二千尺股分脈散環像館歷齋
房經廚軒竝中園繚浴廡逗廝舍然後淙而出之注乎

下田凡湔者漱者浸者取焉寒以潔故也若乃朔陽弗
泮值陰弗涸旱焉益深潦焉益澄十缶緇之不加餘千
鼻挹之不加耗齋淪澹淡蓋源而不委者耶嗚呼斯人
斯泉寧蠲煩流惡而止矣亦將昭含天解覺寤斯人歟
吾聞法有譬喻請借泉爲喻夫不鑿而浪似頓澄焉自
如似定受垢弗辭似廣兼利不言似慈接物以廣畜衆
以定息照以頓卽心推而衍之使自求之彼挈然而來
者洒然而反則師之志庶乎幾矣今大長老省賢後師
四百載又嗣其位荷擔惠命光照前人周案顯跡欽如
神對丐文紀實與此泉偕余不敏姑摭前載以竄今事
款之茲山時慶歷紀元之初年月日記

復州乾明禪院記

或稱離一切相是之謂法依十方佛是之謂宗予曰不
也夫舍妄求真必有二體擯外修內則立中間是擾擾
之羣生執種種之差別棄大海之水誤認一漚舍如意
之珠更求至寶乃有三僧祇之辛苦五濁惡之流浪無
縛求解捏目取華由是能仁憫憐正眼提唱法無可得
而名說法言雖終日而未嘗言不自階升徑躋補處自

迦文滅度後二十八祖而茲土傳教達磨滅度後二百餘年而信衣不傳雲雷普聞子孫繁盛法集禪叢之窟徧天下矣復州者捷江漢之北望古曰景陵郡乾明院者直譙門之東趣唐爲開元寺會昌之難翦焉荆棘劫火沈燼山靈見鞭像法中興改題院額祀不失物益作四事之嚴天定勝人復會六合之衆然或外請尊者以號住持或卽付上首以爲傳襲教失厥序人有其私金注益殫但取小乘之愛井飲相捽寢嚙大事之緣運之少還物乃傾否天禧中比部員外郎邢若思來領州事

因目勝地久爲人廢乃率郡之大檀越及比丘衆奉公檄詣鄂州靈竹院請今長老契穩以尸之惟師逗西竺之上機紹法眼之昆裔純熟衆德摧伏羣魔應以有情旣詣寶所至上之日黑白和會露味灌洒象王蹴踏曾未朞月學徒至者蓋百餘人猶草之得陽春如子之和鳴鶴修復頽範大興層構乃有五臺僧澄岸造僧堂攝州司馬李遠向禮建三門行廡長沙僧智亮作浴室州校陳釗跨波爲橋亭不出十年遂臻考室或施瓔絡或散香花園公布金海人上氎什器帷帳罔不周給千楹

攢注類天宮之化成百寶莊嚴疑地神之通現師之功
德可思議之哉夫有爲之謂緣利他之謂廣無來去之
謂妙卽心佛之謂頓圓裏四者而不見其用之謂第一
義彼上人者其庶幾焉宜其爲巨海之舟航大方之牆
塹者已師以僕嘗任州幕具知勝因列狀載勒刻識爲
託且欲令後付囑者不私于己其以吾爲茲院之初祖
也矧國有著令來者得不信受奉行之時年月日記

西齋休偃記

夫坐藪澤樂閒處遁世者能之近湫隘不易宅有德者

能之若吾人者漫漶塵容嬰絡世網進無腹背之用退
有韁鎖之名鑿繁喪真注重增拙非得蕭散之地休偃
之樂則何以胖勒體旺勞神徜徉日出專氣闔實入寥
天之域哉自予游都城官太學官最間外僦私舍濱蔡
漕地尤岑寂居有西齋因得爲畸人休景之地先是軒
豁其南以爲堂庭前人多以竹樹雜藝左右復有二夾
廡川貯陳書十許篋每令辰歸沐費直番休脫幘褫巾
箕坐自縱或冷風暫至則歛者穴者槁者條者蕭然竝
籟翔瞰旣華則樛者挺者蒼者缺者雜然布陰于是內

捷暫祛外喧不入呻黃卷據藜牀兀乎標枝澹乎深淵
目睇飛鴻心遡歸雲蘧蘧適適不知周粟之薄顏閭之
陋也昔人以名教中自有樂地寧欺我哉況今叢雲在
辰羣雉如植巧者進取拙者低伏理所宜也予故拙矣
安不爾思就令飢餓侷之姿希馳騫之轍而車馬官位
不能動人色赭舌喙趨步踽踽不過訖麟門外得家丞
一謝耳又何能請問關說及天下事哉昔仁者攸居著
里端而爲美愚公所處并谷名而遂移予上方旣慙下
比何愧尚恨非吾土者不爾當以樸拙名齋

君山養猿記

猿與沐猴類同而種別沐猴躁動好騰倚挽裂詭故百
情韓生曰沐猴而冠故教猱升木詩人著焉猿性靜介
善吟嘯能通臂亦善緣木昭王南征君子化焉世人多
言沐猴畏猿每曼音啼嘯羣猴皆累息不敢動則猿與
猴果非一種矣巴陵有君山在洞庭之中巖然可居者
地方百里浮屠氏之徒坊舍其上地宜橘柚芋栗居人
採給焉然山多沐猴每八九月時則百十爲羣攘鈔挽
齧林果幾盡居人苦之會舟賈于巴中得一猿體趨而

雄山之居人素知沐猴之畏也因以財厚謝舟賈致以如山伺沐猴之來縱猿以當之猿初亦柯攀而上噉然一啼羣猴稍稍引去如是日三四來益狎猿之聲而不聳且恃已衆而驕猿獨也乃悉引其類謹猿而逐之或瓦石抵擲或條蔓纏緋猿不勝其憤而逃猴乃大暴園木而去鄉人語以相嗤焉噫茲人山之不善處物也甚矣物有以相勝者寧謂一杯水以救一輿薪之燎哉蘧瓊何以得容于衛屈原何以見逐于楚皆此志也

故丞相文正王公碑陰記

故丞相沂國公既葬十二年仲弟天章閣待制子融請問見上追歎公據正有守得宰相體子融頓首謝且言臣兄曾事章聖皇帝興諸生不十年參總大政其後拜玉几下聞顧命大行詔章獻皇后權軍國大事于時宰相謂陰開邪謀規刊權文營罔中外衆莫敢抗獨臣兄毅然不肯移又欲建白天子朝朔望太后聽政附中入通裁可即又引東漢故事請帝太后同視事偽計不行方謂譖逐大臣如寇準李迪等鈎索株連以動衆心臣兄中立其間為國督視隱隱瘦情卒不得施遂用詐敗

太后再受徽號欲御天安殿復奏言止御文德既忤旨
因災異策免然太后以數救諫不能無念抑畏謙慈勤
翊王家大業以安此其事陛下尤彰明較著者上曰乃
曩之勲予一人不忘子融再拜曰陛下幸詔臣寮勒詞
隧石誠得天筆篆額敷賁前人死骨不朽勸寵忠門由
臣為初制曰可乃置旌賢碑三字賜焉于是天章君即
金石刻又欲侈上之褒丐辭叙其末僕念已嘗誌丞相
墓且翰林銘功其事大畧著矣獨原夫天子念丞相賢
而旌之者寧不以臨大事不可奪歟損抑過舉以絕未

萌而為之所歎功格于天默不自名歟僕嘗論治亂之
機不容髮如今丞相當是時一有假借則紀律紛更權
迫勢陵儉人乘之抵巇投隙意有所肆淪胥淫夷遂蹈
後艱凡列爵幾何底罰幾何而後能定由是觀之丞相
之勲可以言者其大也夫陰施之所及廣則陽德之蒙
報顯故丞相雖賢待聖人乃明初公于天章敦愛甚而
天章奉公也無不至始丞相未貴時娶蔡李二夫人早
亡及貴謙不封國天章歲比當遷輒上書還一官為二
夫人追封成公志也至是又引甲令建螭首龜趺丞相

之名由天章益傳春秋之法于善善也長至刻祭彝銘
樂樂皆所以行遠況珉表之隱然天文之粲然披九幽
之潛光奮無窮之休烈後雖百千歲拜餘風泣遺直者
曰此賢丞相之隴歟嗚呼盛哉

景文集卷四十六

景文集卷四十七

贊

時雪贊

并狀案贊詞當屬慶歷三年冬未祁
爲翰林學士時事但仁宗本紀未載

宋

宋

祁撰

右臣伏以自秋迄冬天久不雨畝首憔悴農或嘆愁皇
帝陛下儲精懇禱弗違中叶盛德震動霏雪應祈流霏
灑素煖癘銷解伏想宸心卽時歡豫民猷君體凱慰同
深臣叨塵從列竊忭嘉應不勝踴躍之至謹作時雪贊
一首凡十韻韻十六言推本天意遂及聖功語局文褊

無以鋪張光大輒用繕寫隨狀上進以聞內訟荒斐伏
用戰汗謹奏

歲次協洽惟仲之冬不雨十旬有害無農地房泄蒸蟄
戶弗坏日赭風熯窮天漲埃皇帝曰咨災或倣予精禱
通神神與聖符日在庚辰先集惟寒長風北驅重陰寃
延自霰而霏霏霏飛飛憑雲委華卽壤流輝其雨其膏
膏凝液流縞爾南山昉我西疇惟雪其時上天降康逢
僭成沴值德爲祥爲祥伊何來歲之宜根深粒繁乃京
乃坻拂癘蕩溫納于太和翦翦勞忙易歎而歌旱未及

傷雪也載霧皇帝德功萬年不忘

魯兩生贊

并序

叔孫通制禮聘齊魯大儒不能致者二人揚子雲稱之
遂爲之贊云

晚周東弱孤秦西起吞滅六國陰規萬祀姍古罷侯挾
書下吏辰光遂禋天紐潛池民籲于天天祚其聖夥涉
倡亂卯金受命瑤緯宵聚彤光夕映八年之間四海底
定曰公曰侯狗盜販徒無種而起有利則趨拔劍爭競
或號或呼帝用患之惟懷永圖曰叔孫氏請建其禮置

長安集 卷之四
二 繆晉校
絕定位刺經取制帝曰俞哉我將其試無甚高論俾便
其事粵二先生比景藏迹靈龜養志威鳳覽德素行玉
粹丕猷淵塞智周萬物精鶩八極規規稷嗣以禮來聘
先生謂言汝一何佞謾罵不恥生靈方梗圖興禮樂是
相諾病稷嗣弗從謂我改造良玉蘊山衆珉入寶先生
不致孰將順考漢風四百終維霸道

平津侯東閣贊

并序

粵若遂萬物帥百寮丞相之位至尊也壹統類運樞極
丞相之責至重也眇視振古難哉若人若乃持尊本乎

就卑分重由于借力借力于賢則國治就卑以己則士
集此平津侯所以開東閣延天下之俊也于是漢興七
十餘歲矣制度草創禮文未縟上方嚮儒術細苛議
正朔易服色郊見上帝親巡泰山北探單于嫚書之罪
南誚勁越不臣之俗東築穢貉滄海之郡西開夜郎邛
夔之道求非常之人待不次之位四方之士上書銜鸞
者以千數我侯起白屋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則
不得不求賢以自輔也夫賢至而禮不篤與不至同禮
篤而用不密與不禮同我侯坐閣以賓之脫粟以食之

悉其奉賜以給諸公可謂禮之矣從容請問請問高義
可謂用之矣是以國家表裏爛焉可睹天下學士靡然
嚮風耳不殫聽人無所隱其聰目不徧窺物無所逃其
矚漢之待士于斯爲盛且夫官惟其人無之則問後之
宰天下者爲不少矣然而專其齒賦與其壇宇門闕阿
留騶呼傳唱士有願見而不獲民有赴訴而中止况求
乎歷相府坐相閣攘袂以言天下之事乎故齷齪備員
者有之沾沾多易者有之褚淵障扇以自蔽常袞塞門
以示威固其然也噫其人存則其閣立其人亡則其閣

廢屈菴孫賀毀爲廐庫可勝嘆哉儒有千載而下覽乎
舊史嘆東閣之不見也我見其傳如人存焉遂爲贊云
衆材構厦閣之興羣賢講治時之明吁嗟乎平津棟析
榱崩閣之廢衆士不集時之弊吁嗟乎平津

嚴遵

字君贊

君平沈冥賣卜肆中子以孝言臣則告忠日足百錢閉
門著書十萬餘言黃老其徒李彊牧州喜欲吏君揖風
而慙際語于脣還謂子雲子誠知人九十壽終聲槩高
旻

蜀郡太守廬江文公贊

天挺耆俊有德有文漢天子命往撫蜀人蜀始樸蒙公
不謂然選士詣學歸相教言一年而業三年而儒五年
大成家詩戶書以勤相矜以情相恥出有教父入有順
子文如馬揚節如嚴李由公教之聲塞天地蜀戴公仁
世世奉祠千五百年惟公之思

王褒

字子贊

子淵軒軒洵美有文宵雅鹿鳴帝用攸聞此盛德事讓
不克堪頌聖得賢戒松喬是耽以諫大夫數從幸巡受

詔作賦持節迎神未克告猷少謝良臣

張寬贊

惟武嗣位而有荒志厥德靡升神不妥祀媿然靈媛止
乎渭濱帝用走咨何所而人媛告七車能為我言君稽
首對吾祀弗蠲帝用謝愆改馨厥薦天人之交自我而
見

宋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

字希贊

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健而文明不逢不將在始蜀人政
未及孚織者嫉侯膏吻騰誣侯政已孚蜀人熙熙侯坐

徙官遠近驚咨侯始興學紹文之餘百堵增增大度厥
居髦俊聿來晝經夜史盎然西南號多君子侯既去州
右區卽毀侯惠在人己膚而髓子產相鄭先謗後歌來
世視之謂侯如何

蜀人李仲元贊 并序

內發乎天光外隱乎人曜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先生
聞其風而悅之境乎太虛鄉乎何有上際于天不足容
其高下蟠于淵不足寄其深沕乎其未始有也漠然其
不可測也故先王之道無跡而稱焉上不溷其至真下

不異乎當世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先生聞其風而悅
之接之以太和冥之以常動盡乎物吟放乎天均泰山
槃地與之齊其大織塵飄空與之等其細粲焉其未嘗
默也故先生之名有謂而述焉先生喟岷山之英儲井
絡之精鳳翔覽德龍蟠隱靈若乃孤風扇于緜區長波
溢于來世道隔用表隱顯無跡身寄形外名言所絕是
以良史不得牒其世聘輪不得寵其家三府不得署其
行諸儒不得宗其教乘萬物而連抃襲一氣而訢合彼
其視爵位若雛鼠之腐比毀譽如蚊虻之過況夫規規

末俗悠悠常論可髣髴其道乎惟揚子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仲元世之師也雖然予嘗言之無用之用大矣有用之用小矣持蒸燭于幽室雜然稱其景及夫翔陽逸駭天禹同煥則未嘗謝其明挾重纊于大寒寔然愛其温至乎陽春發榮萬彙該暢則無能論其燠先生之道非近是乎夫至人不待江海而潤非取晉楚而富工乎天而不繫同乎人而俱化孰肯嗅驕餌以邀盈皆之福冒賓名以取畸人之戮哉千載寂寥高範隆絕挹咀遺味敢稱贊云

道不可識識之淺矣道不可知知之褊矣不識不知乃道之微先生用舍此焉是依子雲稱述外而不內晦不我賤達不吾貴無言有言有謂無謂綿代不窮高風難對

南嶽慧照禪師省賢真贊

太虛網緼六根相依師有元身廣額瞭眸以假圖假竄師之神師昔有言妄存者亡不妄亡者存師貌雖人師心即佛請視斯文

真珠菜贊 并序

戎瀘等州有之生水中石上翠縷纖腰若貫珠蜀人以密熬食之或以醢煮可行數千里不腐也贊曰
植根水中端若串珠皿而瀹之可以代蔬

蘆仙竹贊

并序

生山澗中大抵若篠然里人移蒔圃中高止數尺贊曰
弱竿近節籜與蘆類細葉纖長葶葶而概

天仙果贊

并序

樹高八九尺無花其葉似荔支而小子如櫻桃纍纍綴
枝間六七月熟味至甘贊曰

有子繫枝不藹而實薄言采之味比蜂蜜

佛豆贊

并序

佛豆粒甚大而堅重農夫不常種惟圃人蒔以為利以
鹽漬然後食之小兒所嗜贊曰

豐和茂苗豆別一類秋種春斂農不常蒔

紅珠豆贊

并序

花白色實若大紅豆以似得名葉如冬青蜀人以豆為
果俞贊曰

葉圓以澤素藹春敷子生莢間纍纍綴珠

身文集
紅蕉贊

并序

蕉中蓋自一種葉小其花鮮明可喜蜀人語染紅者謂之蕉紅蓋欲倣其殷麗云贊曰

蕉無中幹花產葉間綠葉外敷絳質凝殷

木質蓮贊

并序

花生峨眉山深谷若芙蓉香亦類之木幹修壯花夏開枝條茂蔚不爲園池所蒔贊曰

葩秀木類狀若芙蓉不實而榮馥馥其敷

重葉海棠贊

并序

海棠大抵數種種皆小異惟其感者則重葩疊萼可喜非有定種也花開爛若錦障北方所植者枝強花瘠殊不可玩故蜀之海棠誠爲天下奇絕云贊曰
條柯柔曼濃淺繁總盛則重葩不常厥種

護花鳥贊

并序

春城峨眉山間往往有之至春則啼其音若云無偷花果髣髴人言故云護花鳥贊曰

喙目黑裳黃駁其羽厥鳴嚶嚶若禁若護名而不情盜者猶懼

獲贊 并序

出邛蜀間與猴狻少異但性不躁動肌質豐腴蜀人炮蒸以為美味贊曰

獲與猴狻同類異種彼美豐肌登俎見用

羚羊贊 并序

出北番及茂威等州形似畜牛之大其角繚頭上重者八九十斤黑質而白文工以為帶胯可用亂犀贊曰羊質之大角繞于首以角之稱軀殘獵手

黑頭魚贊 并序

形若鱣長者及尺出嘉州歲二月則至惟郭璞臺前有之里人欲怪其說則言璞著書臺上魚吞其墨故首黑云贊曰

黑首白腸脩體短額春則羣泳數罟斯獲

嘉魚贊 并序

丙穴在興州有大丙小丙魚出石穴中今雅州亦有之蜀人甚珍其味左思所謂嘉魚出于丙穴者贊曰二丙之穴厥產嘉魚鯉質鱗鱗為味珍腴

魚魚贊 并序

山西山溪谷及雅江狀似鯢四足能緣木其聲如兒啼
蜀人食之贊曰

有足若鯢大首長尾其啼如嬰緣木弗墜

石鯢魚贊 并序

狀似鯢而小上春時出石間庖人取爲奇味贊曰
鰕鱗么質本不登俎以味見錄雖細猶捕

鯨鹿魚贊 并序

魚之細者生隈瀨中狀若鯢大不五寸味美蜀人珍之
贊曰

長不數寸有馭其文淺瀨曲隈唯唯而羣

婆羅花贊 并序

花生峨眉山中葉類枇杷數葩合房春開葉在表花在
中或言根不可移故俗人不得爲玩贊曰
聚葩共房葉附花外根不得徙見偉茲世

楠木贊

在土所宜亭擢而上枝枝相避葉葉相讓繁陰可庇美

幹斯仰

蜀地最宜有共生童童若幢蓋然枝葉不相礙
故名讓木茂葉美陰人多植之園圃材甚端偉

葉經歲不凋至春陳新相
換有花實似母丁香云

慈竹贊

根不他引是得慈名中實外堅筍不時萌末或下垂再

弱絲縈性叢產根不外引其密間不容筍生夏秋閱歲枝葉乃茂別有數種節間容八九寸者曰籠

竹二尺者曰苦竹弱植垂地者曰釣絲竹或取節脩膚緻者用為簞笠尤佳

櫻欄竹贊

葉櫻身竹族生不蔓有皮無枝實中而幹性亦叢產葉似櫻有刺徑

不一二三寸或曰桃竹未得其詳內實幹堅重可用為舟竿園圃多植以取玩

對青竹贊

翠溝如畫間竹相偶挺美不凡取貴中圃邛蜀州產多有溝道端綠

一節則然園圃多蒔之

紫竹贊

竹生三歲色乃變紫伐幹以用西南之美蜀諸山中尤多園池亦種

為玩然生二年色乃變三年而紫蜀人以為笙及筆柄尤可愛

方竹贊

竹筒皆圓此獨方形厚倍于竅細節稜稜圓衆方寡取

貴以名生戎瀘等州大葉而實中東人尤愛之以為杖

月季花贊

花亘四時月一披秀寒暑不改似固常守此花即東方所謂四季花

若翠蔓紅葩蜀少霜雪故此得終歲
十二月月楓一開蜀人因謂月季云

海櫻贊

櫻皆禿皮此獨自幹攢葉于顛毒首披散秋華而實其

殖則罕

大抵櫻類也然不皮而幹葉叢于杪至秋乃實似棟子今益州城中有四樹杜子美有左綿海

櫻行今東川無之理緻幹堅風雨不能摧云

綠蘿荀贊

類則溫菘根端綠色纖長不圓脆滓甘液

在蘿荀類中尤爽潔甘滋

以子種子東方則變殆土所宜云

隈支贊

挺幹既脩結藹茲白戟外澤中甘可以食

生邛州山谷中樹高丈餘

枝脩弱花白實外荔支內黃柑甘味可食大若爵卵

天師栗贊

栗類尤衆此特殊味專蓬若橡託神以貴

生青城山中他處無有也

似雕栗而大或言張道陵常所食故號天師栗此常栗味美惟獨房爲異久食已風緩

倒仙牡丹贊

花跗芬侈叢刺于梗不可把玩艷以妍整

花出彭州其枝一似薔薇

有刺不可玩故以別他牡丹云

竹柏贊

葉與竹類緻且如柏以狀得名亭亭脩直生峨眉山中葉繁長而澤似竹然幹大抵類柏而亭直

金星草贊

長葉叢生皆點星布高醫近識傳疽可愈生峨眉高峻山葉似葶草

其葉皆有點雙行相偶黃澤類金星人號金星草亦云金釧草皆以肖似取之今醫家用傳疽創甚良

娛美人草贊

翠莖纖弱稚葉相當逼而歌之或合或張蜀人舊傳為美人草予謂

虞當作娛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卑調非楚虞姮所為也意其草纖柔為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為娛樂耳

川芎贊

柔葉美根冬不殞零采而掇之可糝于羹蜀中處處有之葉為藜蕪

楚辭謂江離者根為芎似雀腦者善成都歲九月九日藥市芎與大黃如積香溢于廛或言其大若胡桃者不可用人多時于園檻葉稚時可用作羹蜀少寒莖葉不萎

附子贊

附莖而生翠莖紫蕤生蜀者良三建則非生蘇州彰明縣者最良有

一子重及太府官稱一兩者花色紫本草言附子無正種附烏頭而生然則與烏頭天雄側子共一物耳陶宏景以天雄烏頭附子皆出建平謂之三建唐人非之以縣北二州所生為良今則惟彰明者佳

甘露茶贊

弱樹繁葉類赤心棘採以清明厥味甘極

生邛眉州山中其樹大抵

似赤心棘涇霜益茂明年採之有香味若節云

水葵贊

花碧葉浮秀波面日中則向日入則斂

花色或黃或白葉浮水上

翠厚而澤形如菱花羌大開則隨日所照日入輒斂而自藏于葉下若葵藿傾太陽之比

綠蒲萄贊

西南所宜柔蔓紛衍縹穗綠實其甘可薦

北方青蒲萄熟則色紫今此

色正綠云

寶蟬花贊

擢穎挺挺盛夏則榮丹紫舍英以寶見名

條葉大抵玉蟬花類也其

生叢蔚花紫質絳云

鴛鴦草贊

翠蘂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若偕矯

春葉既生其雜蘂在葉中

兩兩相向如飛鳥對翔故名鴛鴦云

羞寒花贊

冒寒而茂莖脩葉廣附莖作花葉蔽其上以其自蔽若

有羞狀

蜀地處處有之不為人所愛依莖綴花蔽葉如隱俗曰羞花子易為羞寒花

艾木贊

綠實若莢味辛香苾投粒羹臙椒桂之匹

大抵茶黃也實正綠味辛

蜀人每進羹臙以苾三粒投之少頃香滿盞或曰作爲膏尤良

黃拒霜花贊

秋華纂纂載黃其色艷靡鋪葉疑不善殖

南方拒霜花落則刈其莖

歲取新條故花葉敷盛惟無黃者蜀人使之成樹而花葉碎小雖黃品可佳然不足愛玩疑如南方新條則花葉盛

矣

添色拒霜花贊

自濃而淺花則常態今顧反之亦花之怪

生眉彭蜀等州花常多葉

始開色白明日稍紅又明日則若桃花然

太平瑞聖花贊

衆跗聚英爛若一房有守繪圖厥名乃章繁而不艷是

異衆芳

出青城山中幹不脩大高者及尋於率秋開四出與桃花類然數十跗共爲一花繁密若綴先

後相續而開凡閱月未萎也蜀人號豐瑞花故丞相國琳爲益之年繪圖以聞更號瑞聖花然有數種差小者

號寶仙紅淺者白者名玉真成都人競移蒔園中以爲愛玩云

旌節花贊

擢條亭亭層紫累丹狀若使節方圖實刊

條脩葉碧華紫層累而擢

正類使所特節然獨以名見益州圖經

錦帶花贊

苒苒其條若不自持綠葉丹英蔓衍紛垂蜀山中處處有之長蔓柔

纖花葉厠間如藻帶然因象作名花開形似飛鳥里人亦號鬢邊花

蟬花贊

蟬不能久蛻于林下花生厥首茲謂物化二川山林中皆

不蛻者至秋則花生其頭長一二寸黃碧色治小兒瘰癧又能已瘡

玉鳳毛花贊

華而無采狀類翔鳳么質毛輕翩欲飛動叢本至卑纖

開不蔞而鬚狀似翔禽故曰鳳色白故曰玉以其紛輕故曰毛

石蟬花贊

有若穎然有萼敷然取其肖象莫類于蟬始生其條森

葉如苜蒲花萼五出與蟬甚類黃綠相厠蜀人因名之又有白者號玉蟬花

玃贊

狀實猿類體被金毳皮以籍馬中國之貴威茂等州南

大小正類猿惟有毛為異國朝近制兩者以上官乘馬者得以玃為藉武官則內客省使宣徽使刼乃得用

百舌鳥贊

綠衣紺尾一啼百轉可樊而畜為世嘉玩出邛蜀山谷

蜀人多畜之亦云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反舌無聲者性亦矜鬪死不解然捕者告罕故

惜之不使極其驚云

金蟲贊

蟲質甚微翠體金光取而槁之參飾釵梁

出利州山中舉體綠色光

若金里人取以佐婦人釵鑲之飾云

餘甘子贊

黃葩翠葉圓實而澤咀久還甘或號菴勒

注原本闕案益部方物

畧記餘甘子生戎瀘等州山樹大葉細似槐實若李而小咀之前苦後甜甚有味故號爲餘甘

景文集卷四十七

景文集卷四十八

朱

宋

祁

撰

說

醕說

客問曰朝廷設醕宴之令享天下高年質于古經何禮之處答曰先儒顏籀有言醕之爲言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以爲醕然予之所聞似異于是醕爲神名音如步讀本于民里因祀而合飲耳周官大司徒族師春秋祭醕先鄭說醕者爲人物災害之神後鄭謂族

師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蓋古之爲民者防遏爭端酒禁最重惟祭祀鄉飲得以行禮細民之室不得常御書曰無彝酒此之謂乎漢承秦法于周差近流風遺書頗有存者故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者罰金四兩是則醴醪糜穀廢于私室之間遺飲食合醵繫乎君上之橫賜西京文景武宣之代時有酺賜本之歸于祭酺之禮因餘福而弛酒禁也故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酺五日臘五日且羶臘亦祭名也漢帝以立秋豺祭獸因以出獵是則祭酺而後民飲酒祭羶

而後民搏獸一切之制于義自均今許臘爲祭而廢酺爲神破一體興二說近乎攻異端者矣三鄭之詬周官多視漢法其言酺也乃云有螟蝗之酺人鬼之酺夫三鄭目見漢之有酺祭因令民之會聚酒食也故于旌師之詬意悉事詳苟無其端不咨臆測客曰然則今之酺令或未思其本耶予曰否酒禁行于古故漢之酺也民財自出得以達夫家酤摧施于今故我之酺也君澤所頒專用寵者蓋禮與世變名隨事易損益之常也何必執古禮而處之哉

王杲卿字說

字之言滋由名之外滋其一稱古君子因用表德焉陽秋大夫褒則書字禮經男子二十冠而字厥惟舊矣琅邪王君仁旭字杲卿既式是道且欲本而推之以充其誼予辱君請得以文陳旭者日之旦也本君含章自內不待于外也杲者日之出也本君厥修時敏寢升以著也仁聯昆仲之次八慈比也卿同士子之稱勞謙象也凡道不揚休篤實光明章大未有能發乎遠也若君家太尉以三公建上將威略折衝爲時長城勲在王府耿

乎當世君承德厚之慶孺筮于賞典崇讓下賢不以倨貴自安靖恭肅給入服華伍其有意乎緝熙于光明發于事業歟又將不衰其孝謹而念爾祖歟昔君之先代有元長者自比扶桑暘谷今君遡洪源休令聞還以九果命之則光輝日新世其家者有待于君矣

鴈奴後說

周官醢人鎔菹鴈醢六贄大夫執鴈莊周舍故人家主人殺鴈鴈爲羞品舊矣大江之南陽鳥攸居餘苾稻稻羣翔輩啜者動數百千計鄉人或夜經大澤連巨繳而

掩之然常苦鴈奴之覺也鄉人說曰鴈奴鴈之最小者
性尤機警每羣鴈宿鴈奴獨不瞑爲之伺察或微聞人
聲必先號鳴羣鴈則雜然相呼引去後鄉人益巧設詭
計以中鴈奴之欲于是先視陂藪鴈所常處者陰布大
網多穿土穴于其傍日未入人各持束縲并匿穴中須
其夜艾則燎火穴外鴈奴先警因急滅其火羣鴈驚視
無見復就棲焉如是三燎三滅鴈奴三叫衆鴈三驚已
而無所見則衆鴈謂奴之無驗也互唼迭擊之又就棲
焉少選火復舉鴈奴畏衆擊不敢鳴鄉人聞其無聲乃

舉網張之率十獲五而厘有脫者以是江湖之民尤嗜
鴈或賤售于人予聞其事不甚諦後有隱民馮生者與
予善他日問之而信馮生工屬文嘗爲鴈奴說嘆其以
詐相籠以禍相嫁也其言曰奚獨鴈哉人固有之李斯
秦之警也趙高詐燎而胡亥擊之國入于漢陳蕃漢之
警也曹節詐燎而孝靈擊之家獲于魏由是觀之可不
爲之大哀耶予嘗愛其文今馮生遁老訪其書不獲姑
掇其切著于篇還以舊名題云

舞熊說

晉有蘭子者獲二孺熊于太行山而飲食之能得其次
教爲蹲舞之技以丐市中先開迥場震之嚴鼓市人項
背山立俄以巨挺鞭熊應手皆舞躩踞騰蹋悉中音節
伎彈曲闕蘭子放挺四顧疇躇滿志人爭投錢與之旣
而自負其能數與優角時真聖幸汾陰祠后土受延奇
怪竝參侑樂蘭子以熊見行在上奇其馴服賜以鏐器
束帛遣之自是蘭子挈賜物嫖鸞郡縣頤指謁祖擾熊
益甚遠近聞者亦爭玩之于是除地會要趣節吸引心
冀技之速售也每舞一終輒哀金數千是日曲數十終

售金數萬蘭子破酒霑醉益有驕色會日暮一熊不
得參瞪目跋扈不復肯舞蘭子鞭之彌急市人有竊笑
者蘭子恥熊之反己因假利兵欲刺之二熊驚躩批蘭
子手殺之復旁傷數人突出譙門大淮卒并力殺之于
道周噫獸與人嗜欲不相遠畜之以理猶可伏而蘭
子見利忘義求之不已力窮變生反受其咎宜哉昔東
野馭馬顏闔曰稷之馬必收馬力殫矣而猶求焉寧斯
人之徒歟

對

對太學諸生文

諸生有過臣學舍諭臣曰頃聞縣官清詔修復儒宮作圖旣吉煥定之中築登削馮聚見其功順珍坤以營勢憲圓盤而回離超夏越商與虞同風革有鴉之好音抉兩豆之羣聾蓋有日矣今茲乃詔大匠罷其營理收絲反汗指_其愕眙廢星斃于九仞止天崧于一簣寧道之遂汙文之將墜廢仁義于黃老謝詩書于佛諦何沒振之其焉臣揖而喻之曰宸扈聰睿天家謨明協恭大化速如建饒重信百姓噢咻羣斗今太學歲直其地故縣

官避而不營慮陰陽之盪擾損黎獻之洪寧又以庠序體大之事縣官亦欲不亟其成然弗聞其遂廢也諸生悄然曰先生見欺哉大道宰時萬物均利先天後天不恤禁忌有而言之亦祇以異恐先生之迂也臣應之曰上聖不凝滯于物故能與世推移雖神達之脗合懼細黔之無知是以韜先見之遠畧徇昆命之邇詞俯同億兆不顯其幾俟厥祥之歲習遵攷室之多儀上取陽秋吳越之誠次驗禮經子卯之譏宜乎昧者不見其堂奧而僅在乎籓籬也諸生曰然則先生之謂體大之事不

亟其成斯言非是何據于經且夫陶姚勛華商周文質
每舉大物未嘗曠日是以靈臺經始而詫庶民之功桑
蔭不移而示聖功之疾又況太學者綜王度之稱首導
天常之自律獨淹久而弗康將寢微乎學術不披其華
焉取其實思竊疑焉臣答曰諸生可謂拘文牽俗迷乎
大方持螢爝不知白日之出視藪澤不識鷓鴣之翔今
將仲子之偃箴子之盲捫陳帝絃槩舉阜綱竊聞太平
之基不九年則不能載其德故源甚浚則流甚長成之
暴則壞之亟虞舜歷試諸艱而納大麓周文匪棘其欲

而王西國彼寧樂乎淹卹哉不得以已也今縣官丕天
之大彌文之絳以絃頌不已日而乎習俗不朞月而改
故先發號乎首善將大定于四海使舍生飫其祇庸多
士薰乎孝愛然後鼓易動于庠序沛有餘乎方內亦猶
樹木者爲計于十年成閨者歸餘于三載此天道之常
倫奚致疑而驢駢况縣官樂育士類申飭官師講求本
本之說丕迪安安之基雅三而肄雩詠而歸雖暫休乎
丕作且不忘經構之宏規何謂其遂廢哉諸生赧焉汗
下逡巡避席曰鄙人寡聞猶醯雞然微夫子之發覆孰

知夫天地之全

述

福嚴院種杉述

福嚴人士嗣居之九年營復仁祠以舍大眾仍山取勝披巒發奇雲征鳥革幾二千室佛事侈大邦人歸嚮望門生信造壺益虔收攝懽戾更爲清靜又命其徒環院且百里廣樹杉焉師之言曰嶽之陬莫杉爲良今視我居水火之不可常堂構之不可怠苟無其備謂吾能外助哉由是日蒔歲營數盈十萬順其陰陽時其上中築

而培之灌而澤之沿緣阪險半散巖藪望之離離卽之泱泱搖風之所偃拂膏雨之所沾泐春緻其理秋勁其膚童而蓋然黠而惟然牙葉奮張枝幹夸肆于是大者中梁小者中杙直者爲稅枝者爲枿若乃肯宇傷功大匠經始斤斧所度繩墨所習從容頤指萬楹可具不巧林衡不諉縣官茲爲長利其可嘉已先是州將下符爲申厲禁又檄院幹得專護焉已而衆謀巧文俾信于後予聞管仲有言十年之計以木百年之計以德師今爲未來世思患豫防不直十年計也樊仲欲作器先種梓

漆人或嗤之後得其用更從假借則今之昧者得無嗤
師之遠計乎亦且異時從師而求假也師名省覽以傳
付齒安始處藥山大唱宗旨旋舍石霜黑白不釋之故
又居于茲三坐道場一用真諦今予以有為之績可述
之言以美于師是非謗法也哉雖然不謗不足以爲法
師其著吾文無介焉州符衆樹杉者之名刊于石背

題辭

西州猥藁系題

西州者益也猥雜也藁其未工之辭也始予以嘉祐初

來爲州州大務叢日操刀筆坐閣下吏環立聽命必取
判乃得去又主勞賓客皆有常處一不可廢會天子促
上唐家書遣使者就索副草經三時乃悉送官凡再葺
之間身事交逼操楫佐懷伎不兩工故于他論著不遑
及也惟覽山川采諡俗觀風雲怪奇草榮木悴歲時故
新朋昵判合時寓諸詩詩者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
也所以怡性情娛僚賓故狹章不爲貧積韻不爲廣悼
于往弗及于流自假守至滿更月哀日次凡得百餘篇
雜內褚中命曰猥藁野庖之芹窮緯之蒯自愛而不忍

棄也或曰君之詩往往為邦人寫去奈何不如因出之
 可見本末予不能謝即諉門人邛州從事段繹釋之書
 而刻之石置大智禪坊之亭噫後之人孰為我竄其辭
 刪其冗掇所得百分之一以備樂府雜家俾知治世之
 音安且樂云

戒

治戒

吾歿稱家之有無以蓋斂用濯浣之衣鶴氅裘紗帽綫
 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

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厝吾骸朽衣巾而
 已吾之焄然蒿然皦皦有識者還于造物放之太虛可
 腐敗者合于黃墟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掘冢深三丈小
 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盞酒二甌右置
 米麪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鞞履自副左刻吾誌右
 刻吾銘

案神道碑則云右誌左銘

即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

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
 在良二千石下猶可容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
 以請謚于有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

通祈助聰直垂答優渥載霑坊庸疇畝咸已蒙潤耒耨
芟播亦克措功庇于嘉生莫匪靈貺物薄恭備敢用謝
成

長源公廟再祈雨文

仲夏以來甘澍愆候秔稻方茂浸灌告勞天高日烈雲
族弗應年之儉穰近在旦暮祁也省咎弗敢舍安分命
乃僚奔告羣祀意者政弛而多類歎獄冤而無告歟
賂行歟捐瘠多歟有一于是長人任罪疾癘是降誅罰
是嬰不當感損佳應以害百穀惟公望紀斯土流潤千

里願監薄訴垂庇我民驅祲旱殃大沛膏澤就成苞穎
于萬斯倉甘潔神粢充衍國賦養老孀幼無有後艱神
實賜之其敢忘德不敢私請謹以清酒制幣歸窮申款

南嶽祈雨文

仲夏以來日烈風熯雲油戢澍于茲四旬祁竊惟荆揚
之人以稻爲命稻不時穫終焉阻飢今穉秀甫興浸灌
云竭原師田峻憂控不寧卜之二旬翹仰甘澤有年在
此無年亦在此惟帝宅是靈嶽保佑下民歆馨監虔厥
由景嚮願賜霽霈以獎歲功俾我百穀巖然霑足使得

上奉邦賦次潔神粢老糜壯食充養室家天造陰隲帝
實尸之至于長人之官政事疵類顯誅幽殛無所逃
元元孔歎俟帝得請符印有守不獲身請祕祠謹遣文
學參軍文郁竭誠代訴

謝雨文

間久不雨穀將殄瘁躬率僚掾奔告祠下以禱厥災惟
神降鑒于衷應焉如答沛足甘澤嘉生以滋百姓饑阨
旣捍而備長人多罪又釋弗誅太守不敢忽祀之常秩
其敢忘神之顯祐謹以嘉酒制幣柔毛剛鬣侑以鼓吹

敢謝成貺

北嶽祈晴文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六月朔越二十四日具位臣宋
祁敢以酒幣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按時令是月大
雨時行雖然久陰連澍比稍無節因而不止恐害粢盛
常趙之人勞窶久矣若今無年將遂轉溝壑匱神祀乏
國賦兩獲罪辜則亦惟帝之閔矧川瀆溢流壞軍城室
廬千所屯吏走告守臣不敢寧惟智慮昏塞無以招來
和氣是用投誠于神帝若垂哀憐解駁屯雲使晴雨得

宜百穀成就元元足食其誰敢不據神惠而竭報禮以
詫無疆神佩軍印不獲身到祠所謹遣司戶參軍李冲
侍祠

里社龍神祈雨文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二月乙丑朔越十二日庚子具
官宋祁謹以酒脯果茗養羞舒鴈之牲敢告于里社龍
神比亢陽爲沴順氣弗效農夫告勤是用遣僚屬有請
于龍彌跨四旬雨雪三集潤纔及寸輒止今土脈冒蒸
百昌萌芽此時不雨歲且大乏惟人依神爲庇惟神享

人之祀歸窮上叩不應不止神其走驅雷風興雲致雨
瀰漫沾足潔滌品彙無令無年以貽神

里社龍神謝雨文

敢告于里社龍神乃雨弗時若將害粢盛以庚子致禱
于龍期五日當應蒙亮哀叩訖甲辰油雲四墜佳澍霑
霑有請必答克就豐歲顯應如期震動我民刺史雖德
薄敢忘龍之惠澄醪潔羞仰薦報禮

醜神文

比以旱氣構沴炎騰羣翔方穀之蕃救民勤捕致禱祠

典祈稔農秋至誠如答飛孽無害惟類訖息稔盛迪嘗
惟神之貺屈夫多祉匪曰嘉薦聊用謝成

祈雨文

去歲前暎後潦斯人困甚朝廷蠲減徭賦以救流亡今
春膏盈憤雨弗霑霑宿麥告悴穀未及種力農駭嗟和
氣屯凝惟神一境之望陰相天惠泄風出雲是庇是資
敢修禱典以丐豐嘏

北嶽謝雨文

案 邢到成德軍任在七月此文在四月當屬奉詔在前卽遣屬官致祭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四月丙子朔越十九日甲午具

位宋祁謹遣光祿寺丞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夏倚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正月至
四月不雨藝者不茁苗者不蕃吏民遑遑憂爲歲害嘗
遣屬官走廟下以旱告曾未浹辰雨獲嘉應愁嘆之聲
轉爲謳吟是用卜日具祭以答靈貺然而川隰之間旣
幸霽洽矣其陵阜燒墉之田尚未涵足神其振張威明
以大明功俾高下均蒙其賜則吏民尊奉之心益虔肅
矣

禱北嶽文

敕舉時祀壬戌方嶽而署旨侍祠禮在守土今春浹中
氣土理涵墳耕事洽布膏濡庭碩此惟其時君子野人
歲望在穡相穡有道惟神尸之祈自漸壠垂穎底于坻
積而雨不侵淫風不燥燥四蟲屏慝祛沴宣和陰造有
年繫神爲力摅導輿臆神爲之言要神瀆靈言者之罪
宥而享之蠲聽神惠

五龍堂謝雨文

維皇祐六年歲次甲午三月乙丑朔越二十日甲申具
位宋祁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五龍之神昨旱暵爲虐

綿跨冬春二麥瘁枯民屋疵癘守吏震愧用齋潔以致
上控于神信辭幽通神實歆應甘澤飛霖霑被四疆然
穡事方作尚須膏潤惟至誠可以感神惟明神可以庇
民敢因報謝更蘄來澤

祈雪文

比親按禮典以求甘澤神不賜違嘉雪遽霑未能周浹
天已開霽凝薄誠不足迎復至和今土膏冒楛農耜就
畝而雲合不膚風輒披攘陽悍而驕造燠奪寒以佐溫
癘比屋流染茲人愁呻罔所告窮宿麥焦燠穀乏無助

刺史夙夜震惕不知爲計是用改被蒙心再請諸神惟
神責刺史多罪降戾其躬以震不虔垂憫元元蚤貺甘
澍驅魃投災沛發嘉生萬物茂遂皆神之賜潔幣儲牲
將謝厥成

北嶽祈雪文

自冬無雪大寒不效宿麥瘁枯涉春之仲土憤凍泮天
極愈高暖氣蚤來厲鬼挾疫以中齊人寒咳僵仆赭埃
蒙田耒耜弗施夫家愁嘆疾首無訴坐待飢虛臣荷二
千石印綬克長此邦部九州軍地幅員千里有民不獲

匪臣孰司臨政不敏御下弗明事神不虔怨詛騰布爲
疾爲旱職臣所召向者已遣府從事投訴祠闕冀蒙嘉
生而涉月跨歲太和閉鬱終風連朝雲合輒披臣日自
省不知所救惟身多罪蔽暗懦愚非帝所赦不敢逃誅
斯民何辜懼此亢厄孩耄相持驅就困窮有仁如帝而
不垂憫側聞古諸侯祭境內山川以山川能出雲爲風
雨見怪物福庇其下而血食之自侯以降養犧儲醪臚
伏進薦或禴或嘗不敢有貳以龍爲之主也惟帝所宅
乃州之望何材不取何變不儲然則蓄而泄之沛潤千

里振洗煖焚奮張葉芽滋液流浸啓侑有年是獄所以
主而州所以爲望也人能事神神能庇人方窮而訴必
見哀許物薄請豐所恃至誠

南嶽祈雪文

自秋徂冬旱旣太甚歲聿暮止霏雪無應吹晦茲悴雲
漢日昭噉噉黎元何辜于下政不時又責在長人或獄
狂愁寃或調役苛暴蒙闇多罪不當神心感傷至和因
害嘉應咎苟有執不敢逃誅誠願身嬰疾癘明塞無狀
墜越厥命以紓民災陛下憂勞萬方適肆大眚上天氣

應不容并隔惟帝保宅瀟霍震顯厥靈儲陰孕怪播澤
千里民之命在于穀穀之相在于神翹誠崇朝跂沛甘
澤若獲歐蕩温鬱被除旱殃則馨香嘉栗厥有常報不
敢私請謹以嘉幣旨酒式侑虔禱

謝雪文二首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正月壬寅朔越四日乙巳具官
宋祁敢告于里社龍神向以寒氣不效雪不時降民病
壅塞首種焦然是用恭誠于爾有神神鑒其懇厥應如
答高潤下霑罔不浹洽有醪伊清有饗斯馨以將至虔

敢用謝成

比以旱沴參構綿接二時天房泄煖麥首芸悴人愁室
嘆食力浸艱守臣震懼夙夜惟省而政疵咎積罔克弭
除是以歸窮披款馳修禱祝帝監于下赦其愆尤此育
有邦丕答嘉應乃十二月乙未有請越三日戊戌甘澤
遄降弗亟而綏霑足四疆叶蒸土膏代匱爲禳滌災迎
祐惟帝之賜我不敢知曰聰直變化實司民命亦不敢
知曰鞏畏嘉粟克厭靈心輒修舊典姑謝靈貺謹以少
牢嘉稷旨酒制幣肅奉報禮

定州到任謝神文

恭聞古諸侯祭境內山川鬼神祗被皇帝詔書來此邦
凡在祀典者春秋之邊豆彝尊舉得奉承故始蒞事不
敢不見祠下惟刺史所治弗癘弗災以享其年神寶庇
之輒以熟饗旨酒侑以鼓吹遣屬吏攝事再拜諸廷

風震祭土地祝文

乃六月丙申暴風震電拔大木并損室廬刺史與邦人
葦然不敢寧永惟怪祥發所治之地必有以感之邦人
無罪刺史其罪或冤鬱未申或底諸困窮嗟呼怨詛仰

干神罰刺史願誓神自新省念咎愆庶臻治理以紓威
責匿首歸窮惟神賜哀不敢私請輒以熟饗清酌侑薦
于前

祭文

祭孫僕射文

嗚呼圓方相函有與有清稟乎粹靈賢人挺生荃宰相
期有睽有遇值其嘉會盛烈斯與允矣我公懿德乘時
總是二美蔚爲人師齊風泱泱洙浴閭閻弱齡就傅典
學書紳巾箱襲積油素紛綸神宗御天擢首儒先所立

卓爾其聲哀然一命筮仕銓衡密啓緩琰緇帷緝經璧
水禮有愛羊河無渡豕我冠兩梁我紱斯皇進陪朝櫓
兼侍潘房諸家去聖詆訶奪攘空言秕稗異制械桁公
憤若時毅然含章增卑發墨塞路摧楊旣旣學徒終知
嚮方章聖臨馭神庭構宇命公待詔軒然鳳舉邦賓上
賢人榮稽古鯁亮摩切優游博裕匪尺是枉伊柔弗茹
前膝宸帷叩頭省戶砥刃以須袞章輒補謀之具臧弊
庶遄沮帝念蒸黎連翩出麾奉行細札褰去垂帷神明
樹政樂職聞詩居則率俾去而見思乃踐諫雷乃官瑱

闡長君繼明進階貳卿追鋒趣召燕席光亨宣室清問
華光授經有猷有爲弗猥弗并典常墳大武戒湯銘誦
言必對嘉猷是經白首魁壘與世作程銀臺崇崇公閱
其封牧騶耳耳公專厥使或司縣叢或教國子惟公得
之異乎求之截河弗溷導款靡虧大車而載秋陽以輝
鴻飛冥冥不慕矰弋公居法從志澹虛極抗章引年闔
門謝客上所固留願焉弗獲龍筦納言得請東萊奎鉤
灑翰宴筵申恩亦命四近賦詩贈言臥閤踰歲乞骸去
位春坊傅席菟裘仙里疏受揮金式宴以喜廣德掛車

詒孫及子天且俟老君能知止嚮用五福與善則常公
明且哲宜壽而昌天乎弗淑萎哲殲良晚簣占命忠言
孔彰玉輝金相掩此不暘人彝代矩今也云亡士類相
弔朝家憫傷恤恩告第蹠書密章高明令終微公孰當
某等或奉緒言或麻大庇遊藩蒙潤挹流疏穢平日函
丈今茲交臂拘此宿官永乖薄酌有李成蹊有碑墮淚
遐齋令芳庶展哀愴嗚呼哀哉尚饗

景文集卷四十八

景文集卷四十九

書

安撫太師相公書

宋

宋

邢

撰

邢惶恐今茲淫雨溢河相輔為患無慮千里人將其魚
 安撫太師相公身督吏下障塞濟護一面堵安人不流
 捐發倉廩瑾道背存亡皆濟此臯陶益稷所以樹明德
 也德之在人也深則所報長宜乎享萬鍾壽期頤常冠
 四輔為國元老決不疑已比來百體若何固太和憑厚

而純祉咸荷也邠部中有秋什八以上但地狹纔數百里林麓間之不能及他自濟而已餘乃波所及也州帑償直已辦民無橫調吏如律令邊候寂然乞紓深慮秋晏爲邦國愛重

上兩府書三首

至序多慶伏惟動止萬祐天下無事方國有年戎夷納款尉候徹警翊戴之效光明震疊百工下執仰被餘庥至幸至幸乘障待滿詣府未期望爲蒼生多愛下情叩叩不宣

邊州久闕軍儲今者賴顧腹許爲五年計昨有司改法須合比直增錢伏蒙台慈特賜開允商賈流通斛食繼至雖不敢望如素料庶幾可及三年守臣脫罪銜載無量卑情不任感刻之至不宣

比日邊候晏然年穀豐稔盜賊靜息伏乞上寬台念然此敵多詐累遣王綱于諸國乞兵皆不遂是以遣汎使作好言安慰朝廷其本心未可測也其如內畏西夏兵精不敢與連和爲中國患三二年中決未有警急但朝廷沿邊州郡倉庫處處空虛馬數全少伏望廊廟論思

之時更賜摩畫叩叩不宣

上曾太尉書三首

伏承樞省繁務日奉天辰裁報百爲罔不經懷然體力
初完健粹之明宜用之有節上副臺家下答官師所以
眷咨者茲最區區所望伏惟少賜垂采而病雖小愈餘
苦一二尚未平告滿百日再荷朝旨寬疾入新歲或可
赴紫宸之謁莒公嘗諭鈞誨令餌金液丹可補羸爾今
遺庸息仰丐餘劑庶治合精到有十全之用輕易干聞
伏待風旨

累日蒙令嗣寺丞垂顧私廬及傳勤誨一二期烝承比
玉體強安盡祛客疾茲天輔善帝資弼之明應不勝欣
快并道所服白朮魚絲已驗且令參酌服餌而衰老絲
痼病勢留連未能悉平敢不用鈞教以救危喘銜荷銜
荷悃悃滅裂難盡聊用布謝不宣

而移病臥家本藏密以便衰拙不意大鈞猥賜收錄伸
攀刮昏復齒禁嚴聞之震汗一夕三陌且密召遞宿陪
六飛趨九城非晚節所堪支離盤跚動煩司敗必當懇
讓拜成命之辱奉被手教悚仄以之雖仁人護短欲培

孤根奮衰羽奈公議何使者待報薄晚不一二

上韓太尉書二首

近得諸行路云嘗玉體愆宜而凡液更進指日遄愈雖
惕然憂俄釋然喜且明公冲粹憑厚煦若陽休光澤益
益滿顏間今外疾來客奚能久容自泮解而銷伏也况
氓蚩蚩士濟濟祠而祝之以待爰立耶雖然黃老所謂
形神者用之不勤則善仲尼慎疾與齋戰均伏冀留念
不宣

節物感人不言才不才俱守塞下執事春秋富位顯則
所感薄祁年侵地冗故所感深把酒四顧久不能自平
也何時同走闕下持橐珥筆陪侍清光耶沍寒爲朝加
淒悽悽不宣

上宣徽李太尉書

臘序已深春彙將啓霏雪未降高風且霾塊居惕然謬
政紛若稍闕奏記殊用慙顏仰惟燕處茂介休祉邊務
已晏人瞻求酬竚正樞廷永輔王室鄰邦胥仰巨冶是
依謹奉狀通問不宣

上歐陽內翰二首

祁頓首永叔內翰學士比者伏審動止適否福祿宜否
企憶話言枵然常若飢人不克時奉訊問照通中而禮
簡外也史事想益有緒奏期當在何時癯老守藩不得
陪武一登延和之塗悵恨奈何慎夏珍護懇懇
聞以進讀易內閣洒然驚喜不賀永叔之得經筵賀經
筵之得永叔也祁衰老甚與哲人共游其蒙益而遠誘
果足自信病力未及走門謹此道區區

上孫侍講書二首

祁惶恐奏記侍講尚書執事祁被病退居悒陰續喘天

支其壞歲沆再華比自大旆啟行窮廬結想禮有參問
宜重辨以徑馳心之精微當累曠而申罄氓塵所伏城
闕寢違沈憂耗其神明編削忘于倫脊爨儀所廢咎職
在茲恭惟坐鎮以來嚮福咸乂伏况避榮得請由太上
之重違臥治于藩蓋師臣之均逸雖抗懷于如慢方馬
眷于乃神必當就屈冥冥之高俯穆師師之論講圖丕
化務近老成願體輿言進領嘉祐

被病窮居巷次蕪寂倏有絳構款戶傳貺塗中手教洎
髹匣等數種始知駢服近頓圻邑而誨勗重至情照純

深歆然百感來舍勞府兼承雅贖具襲至和比未奉來
誨之前流聞君侯莅止京室卽寫悰款參候寤興及一
介之肯來悟前言之非是然于震戀延祝之素無以易
之已託右史安道文咨呈必無投東西軾嚴道方觸隆
冬登頓良艱愛重玉體虔系謹附遣裁謝不次

與田都官書

惠書并新什一番成誦終日欽受無量僕前年度河見
士入道閣下之賢不容口未克一見及今相過則才與
勗皆如所聞是僕宿昔高傾不爲負然道未光明特時

有未合抑而後發耶有餘于中者外必閒暇閣下怡然
難進殆此歟詩調清緻須少暇屬和以酬嘉贖不宣

回閣都官書

別來三得教知到都被疾踰數旬體力尚未勝強惕然
憂之足下厚于才薄于命所長未克施譽不能償毀此
殆天而不人足下其定無競無悶慎勿引外物撓胷中
益然完太和以拒之所以鎮天下之方動者此術也力
醫以自補助餘未暇言遞中一一垂報僕比料如勿念
不宣

與皇甫都官書

去冬逮茲再得書教言詳理具不克時答感專慙會雖
然閣下當褫紱之後怍然意失欲汎以開釋則以外而
不親欲助陳抑壓又且重增其憤抱此勞結頗難其辭
非怠簡夔矩自墜無儀之域也閣下材懿謀劭濟以勤
敏所職皆善宜無後艱今乃罰由他及誼無可辨故當
居易而俟不溷于沖機儻來則寄均之于外物瑕非可
恤之畏否有必傾之期姑圖靜勝以時敦復母令譏譏
者竊有議于盛德也孤誠翹注一二匪宣

上利建學士書

月中衙校至獲書意愛渠渠申誦不置承止官下福與
履并歲滿平除入籍郎署甚休北夢之人貧窶大半雖
聞屢稔罕有益藏數賦疾征則渙然離矣乃今仁人爲
之父母其有庇焉事時政成舉多勝踐僕常愛浮雲車
蓋二齋岑寂披豁鄖波衍漾斜抱譙趾蒼山北繚萬峯
相嶽歸雲霞落間映空闊田鶴相叫汀鳧自歸漁舫牧
笛更相響答清風吹籟轉薄茂林此際憑欄極眺裴回
置酒恐京臺之樂或不我加利建盤桓仕塗與道皆適

又獲幽概以佐清機氣寧神旺匪吏而隱視韉鎖腊毒
寧不問然魚恨不得撫屏星抱鴟夷奉使君爲一笑樂
也勉旃多愛毋金玉其音

上趙宗道子淵學士書

使者來被教累番慰曉周悉益然快清風而晞陽景也
彼都承勞歎後子淵渙以慈和導以順祥興悴止勞已
日還定君子之爲政自有次第哉地去京師不遠竚聞
以第一治歸服袞進惟時億天祉庸副區區祁病未造
朝歲後當宿所官勿念

上省判王純臣學士書

令季欽臣附貺手教感歎不已別凡八朞仕途之還處
自不常人事信多故矣翰林云亡哲輔夢謝不愆一老
萬痛在懷舊物惘然靡所依止今道粹獨荷茂閱以紹
前人卓然美譽交口稱道信乎賢不乏世矣惟保佑嘉
祉日濟禁嚴暢遐武乎九垓副斯文之仰止企詠企詠

上公和王學士書

承自遼歸節臺下朔野寒埴偃薄勞爲從者始休家庭
歡侍何樂如之想具湯沐祓濯路埃也必涓日對武帳

別竚褒進欽企欽企有少尙具納之饗宰乞恕輕渺

上中行張屯川書

比天高氣清蛩鳴夜而蟬號晝百卉腓臧自然感人況
僕據老境悼功名不立其悵悵可勝言耶足下雖少僕
然亦偃蹇仕路得無與僕同哉獲書審眠食佳宜順時
自愛

上紫微張唐公舍人書二首

承馳驛赴召已止闕下大慰斯文景止之望偃薄埃霧
喜玉體爲爽叶和乃心慰抃某久病在告人事多不聞

知失于迎訊想至仁亮之矣幾日入對上固想見風采
俟病已造朝得首走清防謹奉啓陳聞
側聞以言譔出領便州殊用惋悵雖然唐公以直道進
以直道去想無所悔但觸盛暑汎淮江此爲勞煩耳按
六轡走夷道時時小卻無足較計惟實用精神綿綿不
勤則善某蒙免無他又此濶別相見尙六日末如悵企
何不宣

與友人書

比日邊候帖帖縣官威撫使然迂儒老斥塞外但視簿

書并刀筆而已河朔少文每思英晤一快談不可得詩
書之言鬱結胷中如壘塊數用醇酒澆之猶不平改歲
益寥寥無賴相見未有期事外自重和咨

上河間龍圖書

使人來被手教意愛勤勉不啻親接警欬于左右何惠
如之并賜鞋果多種一一祇領竊審事外福祚嘉宜重
爲慰留祁卽日蒙免粗自如但虛名浮實攻者未止此
有以愧于明哲也睽逃方爾無由促臂獲言但付之長
太息云順時自愛

張職方書

承教審榮侍外履用佳宜欣慰無量林花芳淑尤可把
酒爲歡恨一麾所縻弗克交臂徒用悵恨祁入新歲病
少愈但未能久坐于宴閒有妨老境益不聊奈何相從
未日順愛毋忽

王省判學士書

軍中事匆匆久不通訊防閑我勞奈何塞下幸太平時
無簡書緩急事邊人帖帖得輕裘坐閣下偃息頻伸督
刀筆爲供職何幸如之惟罷歸未期傾企清對耳事外

多愛

在外上兩地書

祁守屏齷齷幸脫罪戾蓋大庇致然乃心知荷但平日不敢時通參承慮煩記室還教夢想門下未始暫忘日來協氣薰翔伏料百趣宜適天祐懿德福祿云繁光輔之勞永鎮王室下情區區繫望之至

鄭資政書

案祁以下諸書詞多感憤知其出守皆由同列擠排鄭資政即鄭戩也

比兩奏記一二略具乃今復賜裁答熟誨諄曉不啻哲兄察父之爲漑根澤阜遂食其實祁何以克堪敢拜來

命之辱然人情易快旣得垂憫遂欲底裏自明執事試一聽之祁嚮由從官陪奉搢紳餘淺于爲文謂至公可必是以坐彈冠行振衣以自修飭陛下遇士大夫至厚每一進見則蓋聰偃容啟臣下竭盡之端祁于是時乘可言之階有必從之勢然而啞啞自守無半言敢越樽俎媚竈奧者何哉誠欲窒隙遠嫌以全自知之分而譖人飛語如脂夜然汗祛昧襮使人不自知省會柄臣罷去祁是以有壽春之行亦旣抵官退自惟念以一介蒞二千石據黃堂馳朱轡餐錢租俸楮有餘蘊且內惕不

自安非服不華餌不鑿有所未慙而然也且祁愚而蔽興孤生進宦于朝時時著書上又以爲善面貌言語陛下本自識之不緣先容拔寘近列竊謂此恩如天地父母無有隄量故孤立不援不姻冀有以報塞萬分而實繁之徒苟欲以名相戕位相軋弗亮其素因共詆而斥之以甘心焉祁終嘿乎是乖小弁愛親之義損當宁知人之哲而塵執事引重之德罪莫甚茲是故前上章有賜環踦履之言萬一朝豕矜貸收還宁定使再伏西清之下當須與瀝肝膽天衷哀照令區區之心得自辯白

然後北面昧死上近職乞從散官俟夫五六十擁耒植杖舍三封之幽死不恨矣嗟乎回泐萬故亦不知斯願能遂乎執事愛至念詳備憂患之處憂患不極則慮事不深是則危心悸辭不爲得君者發而驟就下執事冀有以信之亦有以圖之

觀文右丞書

宋史賈昌朝傳皇祐元年六月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祁知亳州

在皇祐三年

昌朝監修唐書

祁去年三月二十九日止宮下值艾創潰發四支無聊至此月初夏已是用未克奏記毫雖閒僻綱紀久廢盜

賊總總勉力操決至此漸有緒時時少暇中前被臺符、
許訖唐書舊藁自以眼眩花頭垂雪心術昏倦實不能
從諸公于筆研間具奏懇免今又不獲會遞中得執事
所賜書重複開誨仍勗以富貴磨滅惟斯文爲不朽此
事僕敢不勉正恐闕單淹久未能成書怡儼在遠咨詢
無所爲諸儒詆其疏謬耳今已走一介悉索副藁計今
秋可了列傳若紀志猶須來春乃成天使此書傳耶尚
無他患若其不傳卽未知使僕得謗得罪一代之典遂
泯然也子長孟堅才幾聖人作史竝數十年訖無完書

或當時亡失或後人補綴況今三百年事淺猥殘缺要
須補潤又史官才不逮二人遠甚雖欲遽急修定其可
行遠耶願執事更紓歲月使諸儒悉力論討庶其寡過
者成之難則行之久成之易則廢之速也諸序論輒斐
然譏次須且具草仰丐竄定官守有限趨謁未期惟慎
夏多愛

丁承旨書

前日帳屏至伏蒙以盛什見貽者玩繹以還欣悚交萃
竊惟出處二道取舍殊轍居山林者懷偏至之素在朝

廷者抱均濟之惠非較有用無用直才與不才耳伏惟
承旨重望偉名揚歷中外誦言嘉話騰布臺閣方且安
處華近潛懷蕭散故不聞臧擯以存疇曩內秉特趣奮
爲華篇託諷于詞得離騷之遺尚卒章見意臻詩雅之
奧模夫何衰朽坐獲嘉惠藏秘巾衍銘鏤心志屬已拜
違不敢再至宇下

回鄭資政書

去月二十八日牙更至奉被手教丁寧慰諭罅無容髮
熟讀長想如侍坐隅義篤則故舊不遺愛至者急難相

卹危心僨蹟差得自安追念憊愚偶借華顯當伯氏貳
政之日明公升樞之辰然一心獨行側身休景未嘗爭
先于當路失意于貴人然虺螫不觸而來機牙未蹈而
發例蒙斥去了弗嘗省乃知李廣誠感金石無以喻衛
青之仇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謨明居上乃
或蒙訶蕞爾不才何容無吝所賴睿聰如日仁閱猶天
雖萋斐誼譁欲成貝錦而塵埃播覆難昧泰山永惟上
恩曷以論報但恨楚越壤異風波浩悠杯酒淒涼朋簪
解散每一念至危涕自零執事以二府均賢萬夫觀政

蒼生屬望休戚繫焉又非一介出處之比惟慎固冲守
垂副具瞻

蔣待制書

遞中得除目承希魯進右臺郎假河東使節眷任華劇
輿望僉宜夫治世須才用才須世方天下無事人人得
以旅進一日邊鄙小警匪卓立傑出者不任其煩若然
執事之猷當天子褒進乃才世相爲用又何間然然希
魯多難憂傷之餘有所未釋屬且遠去能無介介乎邇
臣賢者固與國休戚願不憚勤畧以副文武施設之求

幸甚幸甚僕病且衰賴陛下賜不肖之軀俾屏近郡託
于宇左差得少安今復塊然失所棲嚮乃心惆悵可索
言耶歲晏辦嚴自愛

回濠州江少卿書

祁嚮以避嫌弗事尸祿靡遑屢伏上前懇求自試而蒙
垂允中復留行屬以多言嘖嘖思詔俄降忽忽去國踽
踽之官尋卜孟秋已賦民政郡大事劇知短慮煩閉閣
自驚縮手無措桓譚不樂盛憲多憂姑取庇身罔暇論
最周案隣壤喜獲故人一水通流十舍而近罔當馳寓

書尺走咨寤興出麾以來累息未定氣以憂奪壯爲病銷塊然獨居疾如疾首弗時通問常賜見矜執事以華皓之齡厲高明之操人情險阻旣嘗之矣俗狀奔走方與共之一笑之歡曷日如素千萬慎愛以副惓惓

上張太傅書

伏奉手教以單訊繼露特紙裁答長跪申賜感涕橫流某蚤以孤生仰服嘉遇宗工迭獎乃聖誤知冀以一介樸忠自媚于上然機牙未蹈而發蜂虺不觸而來盜言先入往訴無路上塵陶堯則哲之鑿次累漢相知人之

明久而退思不覺追駭今遠守劇郡違去近班年衰志失抑厭遂退視日雖近望天無階敢圖洪鈞尙軫餘念勉以道勝判其否傾春生意端澤播言下墮雨逢潤有還雲之期寒灰獲薪無不焰之理申誦歆感銘之乃心簿領交前緹油廢業孤懷萬緒臨紙難宣

集賢相公書

月中奉被台教以疊露冲懇願還中樞上心重違將賜開可訓曉明悉美嘆無從執事以功業格天以忠孝結主以外物協同位以內捷持國維以徇公絕私保全名

以無入不得遣羣累攝贊萬務綢繆六年雖躉尾豺牙
夜脂貝錦營營左右翕翕往來曾無半言敢塵盛德良
以神明助順筮宰協心顯誠完節暴于天下是以摧輪
失險重剛爲然成功難居多釁易啓免悔者計常在後
辭榮者願或中遷今執事惻發至懷委遠時柄言匪矯
飾志無奪移此則塞狡焉于未兆蹈賢老之知恥望古
爲偶在今罕儔恭惟俞恩近在旦夕但恨官守有限賓
謁罔從不得觀冷城之彷彿窺赤松之閒放私恨幽蘊
結轡何言不任瞻戀踴躍之至

上杜樞密書

伏蒙執事以奏記上達每賜遺教恩集望表獎溢知涯
伏讀收經屑然感涕自念孤狷之質讒訛見棄引足蹈
機舉頭觸罟織隙一啟臚言四喧素無援姻又乏支黨
出守遠郡飄如轉蓬衰病自憐沒振誰咎不意明哲乃
爾眷存收于見棄之初支其將壞之日無乃孱淺更累
高明幸忝有知敢不論報恭惟樞機權總調發慮煩注
意安危式憲文武左右是賴中外攸瞻惟冀餐養太卬
充盛靈氣永翊丕運以究茂勛趨伏未時言不終物謹

奉記上謝

呂相公書

和阻奉台坐再見歲陰心馳門下未始寧舍徒以振拔
之賜本自大鈞因緣樹立遂忝清列固嘗孜孜矜恪期
報萬分無半言敢干公台無一字敢預朝政外防物議
內避親嫌甘處閒冷踰越歲序昨緣出麾之日倉卒去
鄙不敢啓陳陰自循省得非多言者構虛造語上瀆聰
明同列者忌進護前撻發纖隱雖在曠度寧不致疑然
妄而無實者久則自彰拙而靡他者察之可諒今茲改

守始復自安乃知相君洞照之明不可以讒入曲成之
賜必有以惠終收于遠藩入守陪輔使區區之節爲知
己而仰憧憧之年無中道而廢諒非木石敢負眷私恩
深語訥無以周敘惟有涕泗一寄感懷到郡方初詣府
茲隔瞻結凝跂併萃乃誠謹奉記不宣

回李太傅書二首

和樸遯不才棄逐居外慘慘畏咎諄諄早衰危途困于
風波短技窮于刀筆緹油益廢書疏罕修固已絕望英
雄之躔託身江海之遠雙鳧乘鴈本無繫于去來吠犬

詐狙徒構成于謹怒聖恩曲庇嚴譴未加大傳盛戚美
材尚賢顓進每惟一日之雅時墜百函之音排根末流
喚煦嘉惠將恐而懼或輓以推凜然孤風足映當世自
顧缺爾何以堪之但慮寒灰將然或遭田甲之溺投閣
而免未解子雲之嘲徒軫深仁有孤高詎歲華茲改賓
款未時彌嗇粹和永服休寵
出守劇藩已見新歲光景如借衰頹可知瞻望門闌邈
在雲景太傅高誼動俗至仁根心不緣夷險易常每用
寒溫流問伐木于谷雖詩教之可敦墜甑在途寧智人

之宜顧靜言羈蹇曷稱谷私春陽寢和福履加愛趨陪
未日悵悵無涯

郭仲微書

案郭以預修廣樂記成遷尚書工部
員外在景祐三年七月郭仲微名正

比長葛勾簿送到去月十二日所貽手書旨辭意縷申
復增欷具承安奉先域契濶經總事亡慮居紛然百緒
非君侯因儉就禮罄竭誠信疇克此役耶如聞哀棘之
餘未甚支勝況荷家闕幹宗事寄君侯一人而已尤希
慎疾全顧託此區區所望神自六七月間迫于成書詔
限嚴急早入晏歸私事竝廢失于訶問不得齋賄一助

紉者之末心焉慙悵于今恨恨俄屬國家錄紉繹之素
因褒典領單及下士弗論歲課超升郎曹缺然虛辱進
退無所蓋受畏僭辭近名兩者交戰久而未決終以事
難違衆覲焉拜命而無功獲祿殆似不稼取禾素識涯
分遽此冒忝又不知士鄉之議如何哉君侯眷我之深
幸我規僕向來志外補間因汙賤之役諱窮自勉今容
臺吏曹前企春序皆當歲滿舊制平進者必得假守近
州如僕幸他無過理宜得一小郡儻天假其便且令細
孺趣令飽煖耳伯氏比亦丐汝海所而乃有張旌之行

未得如素今孟冬二十九日克葬之窆在陽翟之西南
偏鄉曰三封地沃而曠岡麓回抱善數者頗以爲吉僕
自度之水深土厚草樹滋秀雖微筮謀當是奧壤矣如
揪價安厝無他恫咎則僕自此于仕塗或行或止寧不
綽綽餘裕哉詎能與善宦巧趨計較咫尺爲夏畦之計
此敢爲知者道耳非仲微心照固不及之內閣始平公
紫微成紀獻接餘論未嘗不咨倚廬之淹卹以爲惻惻
也秋序適晚相見未期乃心西望言不能盡

上知己書

曩自州幙罷歸吏函誤薦今丞卿署入玷岸門蓋朝家
重違大臣仁君善養蒙士寧過而立謂寸有長若循之
常均責其微效方將俛眉于自脫之謀編跡于長名之
銓祇見閉關轉緣未其敢睥睨榮位澡漑清流哉天
假實多人力何有每欲粗舉感賴布聞高明大事裝懷
文致增拙昨自夏未及此冬初三賜誨辭若見面目或
獎以節裸虛譽或講夫戴笠舊盟玉振錦摛烟霏霧結
受命之闕人訂于寒松爲客在先更慙于枯木然心照
素亮兄齒有儀詎當流世之頽風絢我于虛禮拜命之

辱非所敢承每惟髦英屈見冗劇黃鍾齒于雷釜駮驥
編于棧鴛戢其遐心可爲累歎非夫不屑之韻含華之
資孰能不動心哉滿歲有期傾否何晚良食慎疾以符
願言

景文集卷四十九



